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从希腊到中国

〔法〕 R·格鲁塞著

常书鸿 译

从希腊到中国

〔法〕R·格鲁塞著

常书鸿译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从希腊到中国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 3/8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8156·786 印数: 精装 0,001—700 定价: 2.90元
平装 0,001—4,300 定价: 1.90元

*"Orient et extrême — Orient", Collection
publie Sous la direction de M. René Grousset,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René Grousset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De la Grèce à la Chine

Les documents d'art Monaco, 1948

目 录

著 者	2
结束语	3
译者的话	4—5
第一章 三种人文主义	6
第二章 亚历山大和小亚细亚的希腊化	8
第三章 叙利亚和埃及的希腊化	11
第四章 伊朗的大王——亚历山大	14
第五章 阿富汗领土上的亚历山大城	15
第六章 佛教与希腊文化之汇合	19
第七章 大夏的希腊王国	20
第八章 印度斯基泰帝国	26
第九章 希腊的菩萨	27
第十章 希腊佛教世界和罗马帝国	31
第十一章 哈达的烧陶艺术	33
第十二章 西域	36
第十三章 到达中国疆土	41
译名对照表	43—47
插图	49—137

目 录

著 者	2
结束语	3
译者的话	4—5
第一章 三种人文主义	6
第二章 亚历山大和小亚细亚的希腊化	8
第三章 叙利亚和埃及的希腊化	11
第四章 伊朗的大王——亚历山大	14
第五章 阿富汗领土上的亚历山大城	15
第六章 佛教与希腊文化之汇合	19
第七章 大夏的希腊王国	20
第八章 印度斯基泰帝国	26
第九章 希腊的菩萨	27
第十章 希腊佛教世界和罗马帝国	31
第十一章 哈达的烧陶艺术	33
第十二章 西域	36
第十三章 到达中国疆土	41
译名对照表	43—47
插图	49—137

著 者

本丛书是由著名的艺术出版家安德烈·雅尔杜 (André Jardo) 与塞尔努希 (Cernuschi) 博物馆友人学会会长萨戈——旺代尔 (Sagot-Vandel) 先生倡议而撰写的。在刚开始刊行的时候，除了本卷之外，还有有关“印度式的印度”和“外印度”艺术的一卷（《从印度到柬埔寨》），有关远东美学的一卷（《从中国到日本》），最后是有关穆斯林艺术方面的一卷（《从伊朗到安达卢西亚》）。作者们都想尽量向大家介绍一些经过选择的和无可指责的复制品，展现一些东方美学中最优秀的代表作。

我必须衷心地向维尔曼——萨戈 (Villman Sagot) 夫人表示我的一片感激之心，她以其在印度艺术方面的卓越才干，积极地协助我选择和安排全书的内容，并且还协助我组织和介绍这本今天公诸于世的著作。

同时，我也向基美博物馆和塞尔努希博物馆的女助理们表示真挚的谢意，如照片档案部主任莫诺——普鲁尔 (Monod-Bruhl)

夫人、让宁娜——奥布叶 (Jeannine Auboyer) 小姐、德姆琳——贝尔娜 (Demoulin Bernard) 夫人、马德琳——达维德 (Madeleine David) 小姐，她们也以各自的热诚友谊和渊博的学问而帮助我。

R·格鲁塞

结 束 语

我们这次旅行已经历了许多世纪，不知有多少旅途中经过的帝国早已在我们的脚步下垮台了，当我们结束这次旅行的时候，还有什么话可讲的呢？根据一切物质皆归消灭定例来说，可能已没有任何再要讲的东西了；因为如今几乎所有的寺院都被破坏了，包括所有的造像，如同死去的灵魂一样，都埋入地下了。但根据精神不灭的定理，从历史和宗教本身的范畴来看，有些更为高大的东西诸如佛陀永不消失的笑容，在哈达发现的头像，和在云岗石窟的佛像中一样，他们那种温存和仁慈的笑容，面对着人世间无益的骚动、到处是厄运、到处是空虚……这种微笑的产生早于巴壤高棉艺术之前。希腊——佛教艺术毕竟是研究和绘制造型艺术先驱者的杰作，较之那些昙花一现的历史人物和过渡性的社会兴衰一样，不是很好的向我们提供了幸福的最后一课吗？

法国科学院院士 R·格鲁塞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雷纳·格鲁塞(René grousset)是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的高足，曾于1926年出版一部包括近东、中东、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东方文化史”而闻名。本书是他继东方文化史之后撰写的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轮廓，他是以一个文化考古旅行者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一带巡礼的足迹而论述的。正如作者在本书结尾时所表达的那样，他说：“我们这次旅行已经历了许多世纪，不知有多少在我们旅行中经过的历史上的帝国，早已在我们的脚步下垮台了。当我们结束这次旅行的时候，还有什么话可讲呢？……”因为如今几乎所有的寺院都被破坏了，包括所有的造像，仿佛死去的灵魂一样，但从历史和宗教本身范畴来看，佛教希望创造更为高大的形象：诸如佛陀永恒的微笑，象哈达出土的头像那样粗犷豁达，正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上所提到的：“魏晋以降，名迹在人间者，皆见之矣。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栳。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详古人之意，专在显其所长，而不守于俗变也。”这里所指出的：“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风格，是“专在显其所长，而不守于俗变”的粗犷豁达，重点突出的敦煌早期壁画的表现手法，正是证明了敦煌壁画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民族艺术传统的精髓所在是世代相传举世无双的东方艺术大画廊！

《从希腊到中国》这本法文原著，是我在1951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第一次访问印度和缅甸文化代表团时，在印度新

德里外文书店购得这本重要的研究敦煌艺术的参考书籍的。当时，代表团团委郑振铎先生是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他看到这本书后，十分喜欢，并鼓励我早日着手，尽快地翻译出来。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指示，“我们必须批判地吸收，作为我们的借鉴；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加工成为观念形态上的文学艺术作品时候的借鉴”。郑先生还说：“现在解放了，对一个从事敦煌佛教艺术保管和研究的人来说，还应该根据敦煌石窟幸存的宝贵资料，进行全面科学的排比、分析和研究，以克服学识浅陋，片面主观的毛病。”我在1958年冬惊悉郑振铎先生为祖国文化事业在访问阿富汗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不幸献身的消息后，即开始时断时续的翻译工作，直到1965年，才初步完成，尚未校对，……不幸在十年动乱期间译稿被毁损失。重新翻译时，得到耿昇同志无私的帮助，全文于1980年译完。谨将此书献给为祖国文化事业而献身的郑振铎先生。

郑振铎先生永垂不朽！

常书鸿 1984年3月1日时客京华

从希腊到中国

第一章 三种人文主义

旧世界的文化，是三种人文主义杰出的产物，因为它们是我们生活在宇宙间保留下来的一种深刻的人类文明的精华，我们不能听任它们自生自灭。这就是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的文明。当然，这三种文明都有各自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它们都是数千年来历史发展的结果。以希腊文明为例，我们就可以从克里特岛或古代东方文化遗产中追溯到它们远古的起源。

但是，从我们研究的古典时代范围来说，只是一种比较必要的意义。最重要的还是在接近到我们的世纪，在鼎盛的历史时代，希腊、印度、中华民族文化已臻于完善的境界。到这个时候它们已自成体系，并且具有无限发展前景，绰有余力地向其他大陆发扬光大。

人类的奇遇中最为引人入胜的时刻之一很可能就是这三种人类文明互相接触的时候。此种融合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这就是使希腊发现了印度……印度又随着本国的佛教而把希腊文化中的某些内容传到了中国社会……霎时间这三种有教化的人类终于发现了他们原来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之上；虽然这种融合还是有点出人意料之外，但透过其表面的多样性，他们也终于发现人类的思想基本是一个整体，甚至正如夏尔丹 (Teilhard de Chardin) 所

希望的那样，这种思想越来越趋向于统一……

实际上，这才是真正地发现了世界。我当然明白，后来在文艺复兴时代，当征服者们发现了完全是一个新大陆的时候，地球似乎变得更为庞大了。尽管这种观点可能会冒犯我们的美洲和非洲学者的朋友们，但我仍然认为，对于这些新发现的土地，人们仅仅是虚有其表地有所了解，我的意思是说那里是一些遭遗忘和落伍的人类少数民族，他们对其它文明则一无所知，艰难地企图弥补他们已消失了的时间。相反地，当公元前四世纪时，一位希腊人进入了恒河流域的印度社会时，下如此大的赌注从事冒险确实是值得的。在过了三个世纪左右之后，当印度的佛教徒携有希腊式——佛教造像，去向孔夫子的祖国揭示那位尼泊尔圣者的教理时，这种冒险也是值得的。因为那位创立佛教的尼泊尔圣者（指净饭王的儿子释迦牟尼——译者）的高论就成了真正的印度文明的象征。但是，后来他在人间的形象与新兴的希腊的阿波罗神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从希腊出发，经过佛教发祥地的印度而到达中国，就是这次旅行所要跋涉的道路。商队之道长途漫漫，无止境地蜿蜒前进，从希腊海岸一直到达帕米尔高原，从帕米尔高原再沿着丝绸之路而到达戈壁绿洲。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地理上，这条道路都必须沿着不毛之地的深渊前进，举目都是荒山重峦。因为我们是从最早的亚历山大大人的希腊出发前往大乘空宗信徒们理想中的佛教圣地逗留之后，又和佛教一起而最终到达具有伟大文明的北魏、隋唐时代的中国。当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这次旅行已经跋涉了九个世纪之久。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我们沿着爱琴海边的希腊出发，最终到达小心谨慎的朝圣取经和行脚僧玄奘时代的中国。但我们并不觉得这一度过许多岁月、经历了不少地方的行程之缓慢，因为我们发现沿途各站都是非常奇妙，是饱尝了一番令人兴奋的眼福的旅行。所以，天文学家们告诉我们说，在星际间的任何旅行，

如果最终穿越可以用光年来估计之距离的话，那也需要数代人的时间。

第二章 亚历山大和小亚细亚的希腊化

导致我们从事这次旅行邀请的是由一批向导们发出的，他们是一些前所未有的、令人赞叹不绝的和最为深思熟虑、聪明伶俐思想敏锐的人，这就是全盛时代的希腊人。当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年方二十二岁的时候（见 p 51）。由于完全解除了巴尔干地区的后顾之忧，便开始去实现希腊人长期以来就梦寐以求的征服亚洲的宿愿。这次征服并不仅仅是马其顿军队的胜利战果，也是希腊人科学理想的现实。确实，请不要忘记，年轻而英雄的亚历山大不仅是腓力普（Philippe）的儿子，他也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e）的高足。就对亚洲的征伐而言，他很想把这次长征成为对亚洲的发现，而且也的确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亚历山大是世界上的第一个殖民主义的征服者，他和后来发现新大陆的西班牙人一样，是有史以来的最大的探险家之一。

刚迈出行程的第一步，人们就意识到他那种迫不及待地对亚洲福地圣土贪馋的心情。因为自从爱奥尼亚人的首批殖民者以来，对这个既神秘而又比邻的亚洲大陆上的好奇心一直在吸引着希腊人。希罗多德（Hérodote）的调查仅仅是使这种对了解亚洲的渴求满足于等待，或者是说更刺激和促进了这种兴趣的向往。令人惊奇的万人传染了病毒一般趋之若鹜（作者在这里引用了法国拿破仑在非洲的征战的年代，在阿尔及里受到鼠疫后，还是雄心勃勃要继续进行侵略战争来形容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re le Grand）热中于侵略世界的野心。——译者）般侵略野心的扩散如阿

奇西拉斯对小亚细亚的征服更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亚洲的普遍兴趣。克赛诺芬 (Xénophon) 的既具体而又如实地游记描写堪称一本旅游手册，它既说明了阿契美尼德帝国是无法自卫的，又说明了亚洲仅对一小批最为坚决要前来访问的希腊人是开放的。在聆听象活百科全书般亚里士多德的教导同时，亚历山大已成为当时整个希腊科学的代理人。当然，正如 (Georges Radet) 乔治拉德所巧妙地证明的那样，在这位后来掌握了希腊文化命运的天才人物的年轻时代，诗人们的教育也曾起过作用，首先就是荷马的教导：公元前 334 年，当他到达伊利奥斯 (Ilios) 成长的圣地时，便认为正处于历史全盛时代的荷马新史诗伊利亚特 (Iliade) 应附属于亚洲土地上的古老史诗，他用刀剑从格仑尼克 (Granigue) 写到了伊法斯 (Hyphase) 。

首先，亚历山大使这个新的希腊，即亚洲的希腊在十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一直属于希腊文化圈。这些地方美好的名称永远地徘徊在我们的脑海之中，如埃奥利德 (Eolide)、伊奥尼亚 (Ionie)

、伊奥尼亚道利德 (Doride) 等等。对亚历山大来说这些地方是更为神圣的，因为正是这些地方的名字与荷马和希罗多德的回忆录结合在一起了。请不要忘记，自从安塔尔希达 (Antalcida) 条约签订以来，即在长达五十三年之久的时期内，它们一直是被大王的王国所占领的地方。爱奥尼只不过是区区一个阿契美尼德王朝总督所管辖的省……这位年轻的神化了的人物所风驰电掣般地向着既定目标进军，其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使这些著名的希腊土地再次归还给希腊。在割让了这些土地的一个半世纪之后，米提亚人的战争终于获胜了！

在随着亚历山大沿着凯旋大道前进之前，我们必须立即提前阐述一下重新夺取这些领地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埃奥利德是由亚历山大解放的第一个城市，一个世纪以后，就是阿塔利德 (Attalides) 在这里希腊化王朝时代，就在那里诞生了佩尔加姆 (Pergame)

雕刻艺术派，它反映了马其顿史诗中的浪漫主义，但在时间上比较晚一些罢了，正如我们自己的（指法国的——译者）浪漫主义也总会在一代人之后的某一天反映出拿破仑史诗中的纷繁状况一样。

在亚历山大之后，希腊化主义首次征服了中央安纳托利高原地区的佛利琪（phrygie）和卡波杜斯（Cappodocce）并且一直维持了十三个世纪之久。亚历山大通过这次征服而揭开了对真正的高地亚洲进行全面征服的序幕。因为小亚细亚高原只有草原而没有河流，那里已经接近大亚细亚地区了。大亚细亚地区从伊朗到蒙古，到处是高山、平原、牧场、沙漠和绿洲。从此之后，大亚细亚就形成了一个希腊，一个安纳托利亚的希腊。我们认为，它对于希腊化文明的形成并不比意大利希腊对希腊早期文化的形成贡献小多少。顺便指出，在小亚细亚，希腊化文明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在沿海的殖民地所开拓的，从米利都人的地区一直扩散到锡诺普和特拉布松；或从罗得岛人的地盘一直冒险深入到西里西亚。这些希腊殖民地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精彩的古钱币，它们说明希腊文化是建立在何等牢固之基础上的，这种文化从亚洲沿岸兴起，一直征服了亚洲大陆的内地。

而且，当时希腊在西方已经拥有许多殖民地，如塔朗特（Tarente）锡巴里斯——图里奥伊（Sybaris-Thourioi）克罗东（Crotona）拿不勒斯（Naples）等地，但是，它们从未能使意大利半岛的内陆希腊化，后者一直保留意大利本土文化。当然，毕竟总有一天（在公元初世纪，这一时间就已经到来了），安纳托利亚内地实际上已完全希腊化了。

当世界的征服者亚历山大死后不久，马其顿帝国内部发生了分裂，就是在安纳托利亚北部诸省也出现了一种土著人的崛起，但上述种种迹象均丝毫未能阻挡住此种伟大的文化潮流。完全相反，却出现了这种文化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即阿塔利德王朝佩加姆（Pergame）的国王们，他们于公元前189年之后以有利于自己的形式

而重建了阿利亚特 (Alyatte) 和克雷苏斯 (Crésus) 的古伊典王国 Ancien Royaume Iydien 最后用语言、书籍和艺术品而使这一地区希腊化。当这些国王中的最后一位于公元前133年将其国家让给罗马人的时候, 后者把他们新征服的地区称为“亚洲行省”, 那里仍然是该半岛上希腊文化大放光彩的中心。比提尼 (Bithynie) 王国的情况也不例外, 其古老的特拉科——佛利吉文化宝藏在希腊文化的冲突下很快消失了, 以至于使那些与土著王族的名字有联系的城市, 如普鲁兹——白鲁斯 (Pruse-Brousse) 和尼科麦迪 (Nicomédie), 都成了海峡以东外希腊最为巩固的堡垒。为了证实这一点, 那只要反复阅读一下图拉真 (Tajan) 和普林尼 (Plin) 有关这一幸运地区人民的城市生活的通信就足够了。那里真是安纳托利亚的隆巴第 (Lombardie), 或者也可以追述一下同时代的尼科麦迪人阿里安 (Arrien) 的情况, 他既是斯多葛派的“圣人”埃比克泰特 (Epictète) 的虔诚弟子, 又是亚历山大大帝颇有独立见解的史学家。甚至在更靠东部一些的地方, 即本都王朝时代的卡巴多斯 (Cappadoce), 在米特拉达梯乌巴杜 (Mithridate Eupator) 时代, 那里本来会成为首次“重新征服亚洲”的桥头堡, 后来又参预了普及希腊化文化的过程。其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 在公元初年, 阿马西亚 (Amasia) 的地理学家斯特拉彭 (Strabon) 出生于一个过去曾忠于米特拉达梯的家庭, 后来却成了希腊学术界的一位明星。

第三章 叙利亚和埃及的希腊化

在希腊的殖民地爱奥尼亚获得解放之后, 有一种明显的情况是很快地受到了亚历山大的重视, 他把叙利亚和埃及沿岸地区重新纳入希腊的势力范围。

首先是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两个地区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沿着海岸，靠近奥伦特斯河 (Orontes) 的出口处，在安萨里耶山 (Ansarièn) 和黎巴嫩岭的西部，在一个海滨地带，即只能见到海畔的萨赫勒 (Sahel) 地区，从外表看来胜似地中海的风景。希腊人在那里是不会感到有离乡之情的，因为营地的一切都与地中海地区很和谐，密切相关。亚历山大及其将军们最早发现的叙利亚就是这样一副面目，在亚历山大的部将中，我们可以举出其中的两位，即安提哥纳 (Antigone) 和塞琉珂斯 (Seleucos)。安提哥纳后来控制了奥伦特斯河下游地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安提哥尼亚国 (Antigonia)；塞琉珂斯又通过把安提哥尼亚改成安条克 (塞琉西王国的都城) 而使之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固性。塞琉珂斯的后任者们是亚历山大在亚洲主要的和真正继承人，他们把北部的叙利亚和附属的奥斯洛纳 (Osrhoène) 变成了一个新的马其顿王国。

为了使沿海的叙利亚希腊化，必须结束腓尼香人的反抗，后者成了希腊人的世袭之敌，因为他们的前途与希腊人一样，必定要向海上发展。亚历山大占领蒂尔正是迎合了这种需要。但当完成了这种比较艰巨的海上警察的使命之后，古腓尼香就允许希腊文化渗透了，甚至在古腓尼香及其在西西里和塞浦路斯的附属地，也很快就形成了画廊派 (即斯多葛派) 的文化，这种文化为希腊——罗马世界那些具有卓越才智的人充当精神食粮。

继沿海的叙利亚之后，在奥伦特河和前黎巴嫩山一带，又是一片别有风味的地区，它与地中海的其它海滨不同，而与整个亚洲内陆的情况则非常相似。那里的地区再也不是一些海港了，而是沙漠商队的一些驿站。在深入到这些地区之前，亚历山大首先转向了埃及。

埃及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从最早的法老王王朝起一直到今天，任何外来文化，包括伊斯兰教在内，都没有能够使它丧失自